

# 高醫，叫著我回來！

校長 / 王國照



一年多前，我告別了自己曾經待過將近大半生歲月的一個美好的異國校園，萬里迢迢地回歸到自己不時想望的鄉土，走進另一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園。

熟悉，因為這是我的母校。

陌生，則是我闊別她已有半個甲子，未知伊人是否別來無恙？

不過，接下來的場景，立刻給了我答案。

猶記得在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上，同仁們大合唱一首撼人心弦的本土民謠，他們用心的將歌詞改成：「高醫，叫著我回來！」情見乎辭，聽來倍覺迴腸盪氣。我強抑著激動，卻更強烈地感受到睽違了三十二年的故土對我的召喚，母校對我的期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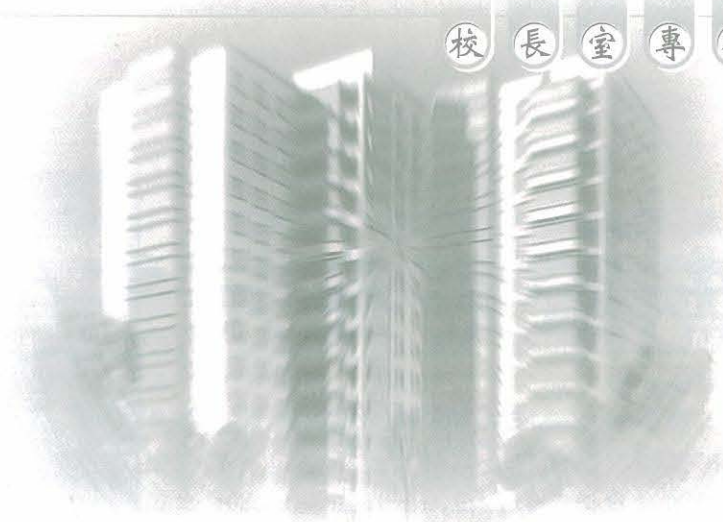
於是，我情懇辭切地向高醫人宣示了一個集體實踐的大願景：就是要在高醫既有的堅實基礎上，融新匯舊，重新打造一所著有名聲，領袖群倫的國際性一流醫學大學。這不只是我個人的重責大任，而且也是全體高人責無旁貸的共同使命和抱負。

在我接任前不久，教育部核准高雄醫學院改名為高雄醫學大學。我們不難看出，近幾年來，台灣的教育體制在若干程度的興革下，已有了急遽的變化。不但包括高醫在內的幾所學校先後改名為大學，而且今年起廢止大學聯招，台灣也加入WTO，外國大學即將叩關。面對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自由競爭，我們遭遇空前嚴厲的衝擊和挑戰，自不待言。

所幸，改名為大學後的高醫，正好站在一個新的起跑線上，讓我們能夠藉著這個難得的機會積極轉型。同時審時度勢，我們也很清楚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向高標挑戰，提升競爭力。

我深信，高醫要能成為一所頂尖的醫學大學，就必須充分具備宏觀、前瞻、品質、效率以及學術與醫療並駕齊驅的卓越表現，始克達陣。此外，在全球化浪潮席捲下，高醫也不能自外於知識經濟所引發的一些新思維的洗禮。

我們的因應之道便是：大幅提升研發的質量和實力；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文流；選擇性靈活推動雙贏或多贏的跨領域策略聯盟；借重國際一流人才打造優質校園；掃除落伍、封閉心態及一切積習舊染；培



養創新、分享及人文關懷的新校園文化；啓用一個擁有多元知識綜效與多元智慧領導的標竿團隊，期能帶動各項興革與落實共同願景。

倘若高醫能夠加緊步伐，及早擺脫地方性大學的格局，躍升為一個全國性，乃至全亞洲的名校，那麼我將進一步的期待這個日新又新的校園也能向歐美的尖大學見賢思齊，不斷累積更龐鉅的知識能量，卓然成爲一個孕育大思想、大觀念的場域。

切莫以爲這是唱高調，是童駭性的痴心妄想。須知過去的各種啓蒙運動，往往都是源發於校園知識菁英的牽引催化，在看似不經意中，突然爆發出聲光畢露的大思想、大觀念，因而提升了人類社會的文明與教化。

遠且不提，單就甫才過眼的二十世紀以觀，愛因斯坦之於普林斯頓；繼「時間簡史」之後，出版最新力作「胡桃裡的宇宙」的全球知名物理學大師 Stephen Hawking 之於劍橋；乃至中國近代史赫赫有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於北京學界，都是吾人耳熟能詳的著例。有爲者亦若是，高醫人其勉乎哉！

回顧這一年多來，高醫的興革，除透過各項決策會議主要成員的集思廣益，展佈新猷外，我也藉著大清早的 morning meeting，每天到一個單位訪視座談，如此一天一個，周而復始，總能找出並解決一些潛藏的問題。經過密集的良好互動，漸漸地讓我感受到一向沈寂的校園終於從不同的角落隱然出現節奏快慢不一的可喜律動，這就如同三月節氣的驚蟄，蠢蠢欲動的活力勢必埋葬掉一切的陳腐和陰晦。

更可喜的是，已有愈來愈多校園的知識菁英，不再自囿於象牙塔內孤芳自賞。他們開始伸腰踢腿，重新打理自己，洋溢著蓬勃朝氣，甚至不自覺地流露出「今日看我！」的豪邁。

茲值高醫轉型再出發之際，承蒙台灣新聞報慨允在其全國版開闢「高醫新世紀論壇」專欄，藉供校內同仁撰寫時論，對社會各面向進行深度之觀照，提供鞭辟入裏之剖析及建言；同時爲促進社會進步，更藉諸作者之思識，傳播或倡行新知，以善盡知識人的社會責任。社方無條件的闢設此項論壇，無異彰顯了一個優質的新聞媒體作爲社會公器的難能可貴情操，這份精神正是讀者至所企盼，也是高醫人至爲感佩的。

至於本欄之所以稱爲「高醫新世紀論壇」，實則包含了兩層意思。一則高醫之改名爲大學，不但是一種轉型，就校史言，也象徵校園新世紀的開端，深具意義。其次，二十世紀落幕，新世紀接續登場，更讓世人充滿期待。因此我十分盼望高醫的知識菁英好好把握如此難得的機會，加倍用心的一起爲打造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進步校園而努力；同時更勿忘身爲一個高醫人讓當肩負匡時濟世的使命和抱負，期爲邁入新世紀的台灣社會，奉獻更大的心力，畢竟我們只有一個台灣，我們怎能不疼惜它。

本文轉載自

九十一年三月六日台灣新聞報第三版

「高醫新世紀論壇」專欄